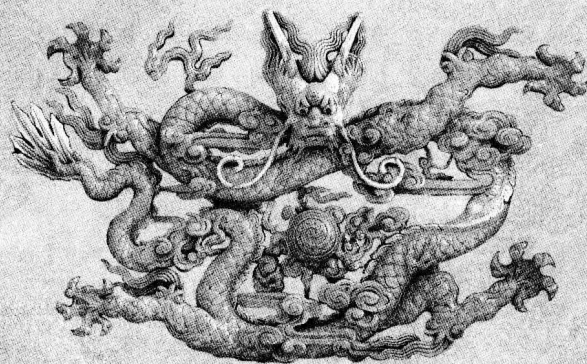


明史全鑒

主編
鄧雪妍

第五卷



紅旗出版社



第八章 游幸无度早崩逝

穆宗虽然做出了许多为后世史家所称道的业绩，但他毕竟是皇族大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。明朝中期以后，皇族大地主集团日益腐朽，穆宗也不可能摆脱这一趋势。在他刚即位时，尚能崇尚节俭。《明穆宗实录》上说，朱载堉在裕邸时，“尝食驴肠而甘。及即位后，问以左右。左右请诏光禄（寺），上曰：‘若尔则光禄必日杀一驴，以备宣索，吾不忍也。’乃止。岁时游娱行幸诸供膳，光禄必先期以请，候上旨为丰约。上取最约者。岁省光禄以巨万计”。《明史·食货志》上也说：“穆宗朝……颇有所减省，停止承天香米、外域珍禽奇兽，罢宝坻鱼鲜。凡荐新之物，领于光禄寺，勿遣中官。又以太监李芳请，停征加增细粳米、白青盐，命一依成、弘间例。御史王宗载请停免加派。部议悉准原额，果品一百七万八千余斤，牲口银五万八千余两，免加派银二万余。未行而神宗立，诏免之。世宗末年岁用止十七万两，穆宗裁革原额二万，止十五万余，经费省约矣。”但是，这种节俭也是有限的，就在《明史》同卷又记：“隆庆中，数取太仓银入内库，内承运库中官至以空札下户部取之……又数取光禄、太仆银。”可见，穆宗是以内库与国库争银，并无损上益下之意。所节省光禄寺微末之数，其意仍然是为内库增加聚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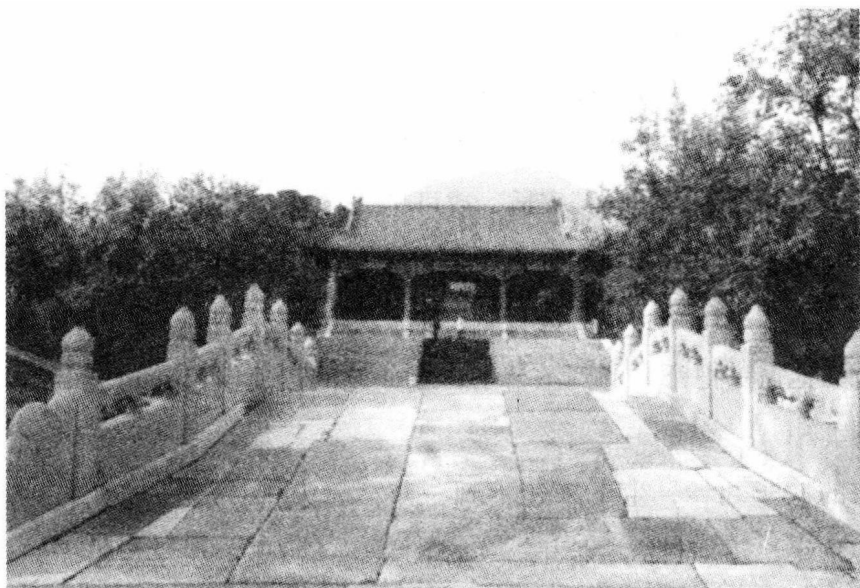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说来，穆宗在政务方面能倾听臣下正确意见，但涉及君德则讳莫如深。初即位，他信任内官监太监李芳。李芳曾侍奉穆宗于裕邸，持正敢言，每每劝诱穆宗向善。但不久失宠，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十一月被下刑部狱监禁待决。从此，穆宗沿着腐化的趋势下滑。隆庆四年，给事中李已、陈吾德上疏劝谏：“陛下奈何以玩好故，费数十万货乎！”结果李已被杖100下刑部狱，陈吾德被斥为民。《明史》评论说：“自是供亿寝多矣。”

明代受冷落的储君，即位后寿数多不长久。穆宗实际在位只有五年半。这与他一朝登极，君临天下，纵情声色有关。穆宗后妃见于史册的并不算多。他



的原配李氏，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册封裕王妃，嘉靖三十七年四月病故，葬金山，穆宗去世后合葬昭陵。李氏生一子，五岁而殇。李妃死后，又选陈氏为裕王继妃。隆庆元年（1567）册封皇后。陈皇后无子多病，另居别宫。此事传到朝中，御史詹仰庇疏谏，以穆宗耽于声色，陈皇后微谏，穆宗恼怒，出之别宫。穆宗见疏后批答说：“后无子多病，移居别宫，聊自适，以翼却疾。尔何知内庭事，顾妄言！”陈皇后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病故。陈皇后是否有病，无从考证。但穆宗耽于声色似非捕风捉影。穆宗最宠幸的是神宗生母李氏。李氏初为宫女，侍穆宗于裕邸，隆庆元年封为贵妃。明神宗即位后上尊号，称慈圣皇太后。李贵妃颇有才干。《明史·后妃传》上说：“后性严明，万历初政，委任张居正，综核名实，几于富强，后之力居多。”李贵妃于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死去。李氏生二子，除神宗外，隆庆二年（1568）生朱翊璘，封潞王。穆宗共四子，另一子为朱翊铃，生未逾年而殇，母氏无考（一说，亦为李贵妃所生）。陈皇后和李贵妃亦附葬昭陵。除李贵妃外，穆宗是否还有所宠，史无明文。但从当时臣僚们的奏疏中可以看出，穆宗于燕饷声色，游戏骑射，无所不好。隆庆元年（1567），礼科给事中王治就在陈四事疏中指出：“比者人言籍籍，谓陛下燕闲举动，有非諍谏所宜者。臣窃为陛下虑之。”兵部郎中邓洪震也上疏直言：“传闻后宫游幸无时，嫔御相随，后车充斥。”隆庆二年（1568）正月，吏科给事中石星上言，批评穆宗“为鳌山之乐，纵长夜之饮，极声色之娱”。疏入，穆宗大怒，命廷杖60，罢黜为民。石星被杖，其妻误闻石星已死，触柱身亡。《明史·郑履淳传》又载；隆庆三年（1569年），尚宝丞郑履淳又劝谏穆宗“移美色奇珍之玩，而保疮痍”，结果被杖100，在刑部狱被押数月。穆宗裕邸时旧臣尚宝卿刘奋庸，也在隆庆六年三月上疏劝谏，疏中谈到穆宗“精神志气渐不逮初”。他劝穆宗要“保圣躬”。又说：“人主一身，天地人神之主，必志气清明，精神完固，而后可以御万机。望凝神定志，忍性抑情，毋逞旦夕之娱，毋徇无涯之欲，则无疆之福可长保也。”就在刘奋庸的奏疏上达前后，穆宗已是病体不支，终于在这年五月二十六日死于乾清宫。

穆宗朱载堉共生育四个儿子，长子、次子先后夭折，仅存三子翊钧、四子



明昭陵

翊繆。

朱载堉身为裕王时，娶昌平人李铭之女李氏为妃，生长子翊鉞，五岁时夭折，赠号裕世子，隆庆元年（公元1567年）追谥为宪怀太子。李妃短命，嘉靖三十七年（公元1558年）四月十三日死，葬于金山，隆庆元年（公元1567年）正月二十九日谥为孝懿皇后，封其父为德平伯。隆庆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九月十九日，将穆宗与李皇后合葬于昭陵。

嘉靖三十七年九月，朱载堉又选通州陈氏为裕王妃。当他即位为穆宗后，于隆庆元年将陈氏册为皇后（孝安皇后）。穆宗是个耽于声色之徒，对皇后颇为冷落。陈皇后略微有所劝谏，穆宗索性借口她“无子多病”，把她移居别宫。岂料外间传言蜂起，以为皇后左右无侍者，病日甚一日。外廷大臣对如此母仪天下的人遭到冷遇这件大事，莫不忧心忡忡，又不敢犯颜直谏。这种沉闷的空气被勇敢的侍御史詹仰庇（字汝钦，号咫亭，福建安溪人）打破了。某日，詹仰庇上朝，遇见太医，便急切地询问皇后近况，得知皇后病情危笃，便奋笔疾书了一道奏疏，犯颜直谏。他在奏疏中写道：“近闻（孝安皇后）久离坤宁宫，置之别宫，寝食起居，左右无侍，以致抑郁成疾。陛下略无眷顾，中外忧患。万一不起，如圣德何！”詹仰庇自知作为一个御史上疏批评皇上，又议论宫闱之





事，是大忌讳，所以是冒死进谏，他说：“人臣之义，知而不该当死，言而触讳亦当死。臣今日固不惜死，愿陛下采听臣言，立复皇后中宫，时加慰问。”措词是尖锐的，态度是真诚的，穆宗看了无可挑剔，拿起笔来在上面亲笔批道：“后无子多病，近移居别宫，冀稍安适，或可畅意。尔不晓内廷事，乃妄言。”

看来，帝后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并不好，但也不像外间传闻的那么坏。穆宗并没有因此事严惩詹仰庇，便是明证。本来詹仰庇上疏后思忖，此番必遭重谴，同僚们也为他捏一把汗。待到圣旨下，竟如此淡然地申斥几句了事，令詹仰庇惊喜过望。

穆宗的次子翊铃，生下来还不到一年，就夭折，赠号蓝田王，隆庆元年（公元1567年）追加封谥靖悼王。奇怪的是，《明史》说这个皇子，“生母无考”。这显然是朱载堉在裕王府耽于声色的结果。所谓生母无考，并非不知下落，有不得已的苦衷而隐讳不言，亦未可知。

穆宗第三子、第四子均为李氏所生。李氏，顺天府涿县（治所在今北京市通州区涿县镇）人。其父李伟，字世奇，为避乱，携家迁居京师。不久，李氏被选入裕王府，作为宫人，侍候裕王朱载堉。嘉靖四十二年（公元1563年）生朱翊钧。朱载堉即帝位后，于隆庆元年（公元1567年）册封李氏为贵妃。隆庆二年，李贵妃又生朱翊镠，四岁时册封为潞王。

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（公元1563年）八月十七日酉时。那时，他的两位兄长早已死去，而弟翊镠还未出世，是独子，深得父亲喜爱，意欲册立为皇太子。

隆庆二年（公元1568年）春，张居正以内阁辅臣身份，向穆宗上《请册立东宫疏》，建议及早册立朱翊钧为皇太子。他向皇上指出，太子是国之大本、君之储贰，从来圣明帝王莫不预定储位，表示对宗庙、社稷的尊重。张居正说，当初他在裕王府邸时，就知道皇子聪明歧嶷，睿质夙成。去年皇上登极之初，礼部官员就曾疏请册立皇太子，而皇上以为皇子年幼，拟先赐名而后再册立。本朝早立皇太子不乏先例，宣宗于宣德三年（公元1428年）立英宗为皇太子，时年二岁；宪宗于成化十一年（公元1475年）立孝宗为皇太子，时年六岁；孝



宗于弘治五年（公元1492年）立武宗为皇太子，时尚未滿岁。现在皇子已六岁，伏望皇上于今春吉旦，早立储宫之位，以定国本，以慰群情。

这一建议被穆宗采纳。隆庆二年三月初八日，为了册立皇太子，穆宗亲自告于奉先殿。奉先殿即皇极殿，俗称金銮殿，在皇极门内，居中向南，金砖玉瓦，巍然屹立于须弥座台基上，南向，九间，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建筑物。殿中设宝座，四周环绕六根沥粉金漆巨大蟠龙柱，顶上罩蟠龙井。这个庄严肃穆的宫殿是皇帝举行隆重仪式的场所。尔后，穆宗派遣英国公张溶、镇远侯顾寰、驸马都尉邬景和、安卿伯张铉等祭告郊庙社稷。

三月初九日，穆宗在皇极殿传制：册立皇子（翊钧）为皇太子。命成国公朱希忠为正使持节，大学士徐阶为副使，捧册宝诣文华殿行礼。朱希忠，字贞卿，凤阳怀远人。嘉靖十五年（公元1536年）承袭父亲朱凤的爵位成国公，其后又掌五军都督府事，是当朝的一位元老重臣。徐阶，字子升，号少湖，一号存斋，松江华亭人，嘉靖二年（公元1523年）进士，历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，嘉靖四十二年（公元1563年）取代严嵩为内阁元辅。世宗卒，穆宗立，他以顾命大臣仍为元辅。由他们二人作为正副使节，主持皇太子册立典礼，显示了穆宗对太子的珍爱。

册立皇太子的册文，是一篇典型的官样文章，它以皇帝的口气写道：

“盖闻万国之本，属在元良；主器之重，归于长子。朕恭膺景命，嗣托丕图，远惟右昔早建之文，近考祖宗相承之典，爰遵天序，式正储闈。咨尔元子（翊钧），日表粹和，天姿颖异。诞祥虹渚，凤彰出震之符；毓德龙楼，允协继离之望。是用授尔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。……”

这一天，穆宗还颁诏天下。诏书中重申“预定储贰，所以隆国本而系人心”的道理，表彰朱翊钧“英姿岐嶷，睿质温文，仁孝之德夙成，中外之情元属”。还向臣民们表白，册立皇太子实在是出于群臣的再三恳请。“昨朕嗣登大宝，文



武群臣即以建储为请，朕以子年方在幼冲，未之许也。兹者礼官复稽先朝彝典，疏恳至于再三。询谋佥同，理难终拒，爰諏吉日，祇告于天地、宗庙、社稷，授册宝立（翊钧）为皇太子”。为了普天同庆，皇帝特地颁布“宽恤事宜”，除了对宗室子女、亲王郡王及其他皇室亲戚，还有两京文官，在外文武官员，各边将领及各处军职人员，给予优惠外，还申明了对臣民们的皇恩：

自隆庆二年三月十一日以前，凡官吏军民犯法，除真犯死罪，及驱骗侵欺钱粮等，罪在不赦外，其余不论已发觉未发觉、已结正未结正，一概赦免；浙江等处布政司，并南直隶、北直隶府州县，隆庆二年份秋粮（农业税），除漕运四百万石外，其余各存留地方者，减免十分之三；南直隶、浙江原先派征蓝靛、槐花、乌梅、梔子、红花等染料，今后都准予免派，由工部招商买送织染局应用；各处逃亡人户，愿复业者，免除差役二年；山东、淮扬、凤阳等处抛荒田土，许诸人告官承种，免除粮差（赋税徭役）五年。

三月初十日，以册立东宫礼成，穆宗在皇极殿接受群臣上表称贺。六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则在文华殿东廊，接受群臣上笺行礼。

这一切，对于一个娃娃来说，似乎是一场儿戏。然而在他的父皇看来，却是非同小可的头等大事，皇太子是他的“储贰”（接班人），非得着力调教不可。于是，到了隆庆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二月，当皇太子十岁的时候，穆宗亲自为他选择了教官即东宫辅导。皇太子的老师，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高级官僚：高仪、张四维、余有丁、陈栋、马自强、陶大临、陈经邦、何洛文、沈鲤、张秩、沈渊、许国、马维文、徐继申。到了三月，皇太子就正式“出阁就学”，开始接受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训练，以便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帝。

一天，朱翊钧在御道西侧遇见内阁辅臣，客气地说：“先生良苦翊赞。”辅臣顿首答谢说：“愿殿下勤学。”朱翊钧回答：“方读《三字经》。”少顷，又说：“先生且休矣。”

朱翊钧孝顺而聪明过人。某日，穆宗在宫中骑马奔驰，他见了便劝谏道，“陛下天下主，独骑而骋，宁无衔橛忧！”那意思是，你一个人骑马驰骋，不怕摔下来吗？儿子天真无邪的爱，让穆宗感到说不出的欣慰，立即下马，爱抚慰



劳了一番。朱翊钧对陈皇后也很孝敬。陈皇后不是他的生母，而是嫡母，又居于别宫。他每天早晨起床后，必定要随生母李贵妃到别宫去请安，称为“候起居”。陈皇后无子，很喜欢翊钧，每天早晨听到太子与贵妃的脚步声，心情就特别欢快兴奋。见到翊钧，便拿出经书，询问他就学的近况。翊钧无不响亮地对答如流，在旁的李贵妃心中也窃窃自喜。由于翊钧的沟通，两宫日益和睦。

然而，这个准备时间委实太短暂了。朱翊钧出阁就学仅两个月，父皇就驾崩了。

隆庆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正月下旬，穆宗患病，且伴有热疮。在宫中调理一个多月后，稍有好转。闰二月十二日，病后首次视朝。森严的紫禁城内响起了沉闷的钟声，文武百官闻声入班。内阁元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内阁出来，徐徐北上，过会极门，抬眼望去，御路中央穆宗的轿子已经在那里等候了，但见穆宗并不乘轿，却径直向文华殿走去。高拱心中颇为疑惑：“上不御座，竟往文华殿耶！”立即趋步向前迎去，几个内使也急急赶来传呼：“宣阁下！”高拱、张居正听召后赶忙走向穆宗座轿停放的地方。穆宗走下金台，面带愠色，向前走去，内使们环跪于轿子两旁。这时，穆宗见到了高拱，脸色平缓了些，走上前去拉住高拱的衣服，还颇为用力，似乎在暗示对方，有话要说。

高拱早在朱载堉还是裕王时，就在他身边讲授儒家经典，关系很融洽，此时皇上这一举动当然心领神会，便问道：“皇上为何发怒，今将何往？”

穆宗答道：“吾不还宫矣。”

高拱劝解道：“皇上不还宫，当何之？望皇上还宫为是。”

穆宗稍作沉思，表示同意：“你送我。”

高拱赶紧答道：“臣送皇上。”

这时，穆宗那紧紧抓住高拱衣服的手松开了，去握高拱的手，一面露出腕上的疮，说：“看，吾疮尚未落痂也。”高拱随穆宗走上金台，穆宗愤恨地连声说：“祖宗二百年天下，以至今日。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。争奈东宫小哩！”一语一顿足，连说了几遍。他自知不久于人世，而太子（即东宫）还小，令他担忧。



高拱问道：“皇上万寿无疆，何为出此言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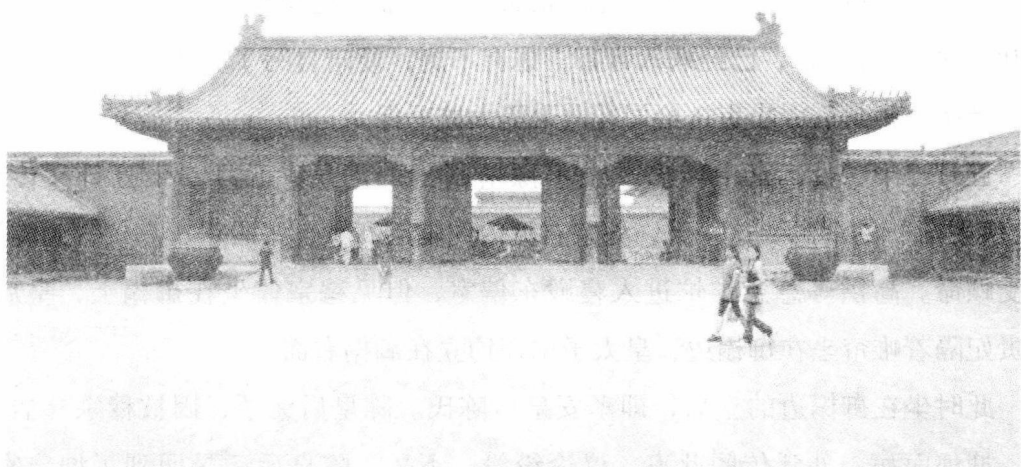
穆宗说：“有人欺负我。”

高拱说：“是何人无礼，祖宗自有重法。皇上说与臣，当依法处治。皇上病新愈，何乃发怒，恐伤圣怀。”

穆宗沉默良久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甚事？不是内宫坏了，先生怎知道。”究竟是什么事，高拱漏记了关键的一句。据何乔远的记载，这段话是：“非内宫辈，先生安得知？盖宫中事也。”宫中事，即皇上的宫闱生活，臣下当然不便细问，皇上也不便明说。两人手拉着手一同默然前行，进入皇极门（金水桥北，前朝三大殿正门），走下丹墀，穆宗向内侍要茶。内侍搬来椅子朝北放下，穆宗不坐，移为南向后，才坐下，用左手拿起茶杯，连饮数口。他的右手仍握住高拱的手不放，抬眼望去，说了声：“我心稍宁。”便在高拱陪同下由东角门入内，一直走到乾清门。乾清门位于建极殿后的云台左右门东侧，夹于景远门、隆宗门之间，是内廷三大殿的正门，再往里是乾清宫大殿，是皇帝的寝殿。高拱礼貌地停止了脚步。穆宗意犹未尽，牵着高拱的手说：“送我！”话中显然带有命令的意思。高拱不敢抗旨，便随同进入寝殿。穆宗登上御榻坐定，右手还握住高拱的手不放。从御路一直到寝殿，穆宗始终握住高拱的手，时时颜色相顾，眷恋之情蔼然，言谈间还流下眼泪。

这时，内阁次辅张居正、成国公朱希忠都已进入寝殿，在御榻前向皇上请安。站在皇上身边的高拱一手被皇上握住，只能鞠躬，不能屈膝叩头，面对同僚的叩拜颇为尴尬。穆宗也看出了元辅局促不安之状，得体地松开了手。高拱赶紧走到御榻下，向皇上叩头，并与张居正、朱希忠一行辞出宫门外候旨。

须臾，穆宗遣内侍将高拱等人召入。高、张、朱站立于丹墀，恭候圣旨纶音。穆宗却命他们再上前，待三人在御榻前立定，他从容说：“朕一时恍忽。自古帝王后事……卿等详虑而行。”三人叩头后，退出乾清门外候旨。少顷，内侍高声传旨：“着高阁老在宫门外，莫去！”高拱随即对张居正说：“我留，公出，形迹轻重唯为公矣。公当同留，吾为奏之。”便对内侍说：“奏知圣上，二臣都不敢去。”



隆宗门

到薄暮时分，内侍传旨：“高阁老宿宫门！”高拱碍于宫内礼仪，回奏道：“祖宗法度甚严，乾清宫系大内，外臣不得入，昼且不可，况夜宿乎！臣等不敢宿此，然不敢去，当出端门宿于西阙内臣房。有召即至，有传示，即以上对，举足便到，非远也。”显然，穆宗从正月大病后，心有余悸，已经在考虑后事了，今日召见三位亲信大臣时，就流露了“后事卿等详虑而行”的心思。自知去日无多，不知哪一天逝去，应预作安排，所以才命阁老在宫内过夜。高拱不愧足智多谋，想出了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在离乾清宫咫尺之遥的西阙太监直庐过夜，静候传唤。既然内阁辅臣留宿西阙，那班五府六部大臣们也都不敢回家，只得留宿朝内，谓之“朝宿”。以后几天亦复如此。不久，内侍传来消息：“圣体稍安。”高拱兴奋得马上写了一个札子呈上：“臣闻圣体稍安，不胜庆幸。今府部大臣皆尚朝宿不散，宜降旨，令各回办事，以安人心。而臣等仍昼夜在内，不敢去。”穆宗以为然，即时降旨，命百官散去。而高拱、张居正仍每日问安如初。过了四天，穆宗觉得身体“益平愈”，便遣内侍慰劳高、张，命他们回家，一场虚惊才算过去。

有一天，穆宗兴致较好，乘坐轿子来到内阁，高拱、张居正大吃一惊，急



忙出迎，俯伏在地。穆宗将二人扶起，搀着高拱的手臂，仰望天空良久，欲语还休。高拱搀扶穆宗行至乾清门，穆宗才说了一句：“第还阁，别有论。”到了第二天，又寂然无声息。善于机变的张居正从旁细细观察了皇上的脸色，“色若黄叶，而骨立神朽”，已经病入膏肓，虑有不测，便暗自写了关于皇上后事的处分十余条，密封后派小吏送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。

五月二十二日，宫中传出“上不豫增剧”的消息，五月二十五日又传出“上疾大渐”的消息。这一天，穆宗召见内阁辅臣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，到乾清宫受顾命。高拱等急急忙忙进入寝殿东偏室，但见穆宗倚坐在御榻上，皇后、皇贵妃隔着帷帘坐在御榻边，皇太子朱翊钧立在御榻右面。

此时坐在御榻边的皇后，即孝安皇后陈氏。陈皇后无子，因被穆宗移居别宫，抑郁而病。外廷传闻此事，议论纷纷。不久，陈皇后还是回到了坤宁宫。坐在皇后身边的皇贵妃李氏，即皇太子朱翊钧的生母。站在穆宗御榻右边即皇太子朱翊钧。

当时的情景颇有一点凄凉之感。高拱等跪在穆宗御榻下，倚坐在御榻上的穆宗，命高拱伸手上来，自己的手靠着榻上的矮几伸过去，抓住高拱的手，一面望着身边的后妃，一面对高拱托孤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以天下累先生……事与冯保商榷而行。”尔后便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。遗嘱有两道，一道是给皇太子的，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。

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：

“遗诏，与皇太子。朕不豫，皇帝你做，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。你要依三辅臣，并司礼监辅导，进学修德，用贤使能，无事怠荒，保守帝业。”

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：

“朕嗣祖宗大统，今方六年。偶得此疾，遽不能起，有负先皇付



托。东宫幼小，朕今付之卿等三臣，同司礼监协心辅佐，遵守祖制，保固皇图。卿等功在社稷，万世不泯。”

这个遗嘱，引起外廷大臣的议论。高拱极力扬言是张居正与冯保所拟，并非皇上本意，尤其对于其中“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”一句，攻击最力。这未免有点过分，且不说穆宗托孤时曾亲口对他说“事与冯保商榷而行”，可以为证。而且，当时在场的皇贵妃即后来的慈圣皇太后，万历六年（公元1578年）二月在一道慈谕中说：“司礼冯保，尔等亲受顾命”云云，更是确证。由此可见，穆宗的遗嘱虽为张居正与冯保所拟，但并未违背穆宗原意。《实录》纂修官在修史时疏于考订，为调和矛盾，竟将遗嘱中“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”一句删除。见于《实录》的遗嘱是这样的：“朕嗣祖宗大统，今方六年。偶得此疾，遽不能起，有负先皇付托。东宫幼小，朕今付之卿等三臣，宜协心辅佐，遵守祖制，保固皇图。卿等功在社稷，万世不泯。”高拱亲受顾命，他又从冯保手中领受了遗嘱文本，在回忆录《病榻遗言》中抄录了遗嘱的全文，明白写有“同司礼监协心辅佐”一句。而且他事后还多次对这一句话发表议论，以为“自古有国以来，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”。《实录》的这种删削，为了某种政治意图，掩盖史事真相，实在不足为训。

高拱等听完穆宗顾命之辞，大为悲恸，不能自胜，边哭边奏说：“臣受皇上厚恩，誓以死报。东宫虽幼，祖宗法度有在，臣务竭尽忠力辅佐。东宫如有不得行者，臣不敢爱其死。望皇上无以后事为忧。”且奏且哭，奏完便大恸长号不止。在旁的皇后、贵妃也失声痛哭。少顷，两名内侍扶起高拱等，三人长号而出。

第二天，即五月二十六日，穆宗死于乾清宫。他生于嘉靖十六年（公元1537年）正月二十三日，卒于隆庆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五月二十六日，终年三十六岁（虚岁），在位仅六年。次日发丧，向全国颁布遗诏。遗诏中写道：

“朕以凉德，缵奉丕图，君主万方，于兹六载，夙夜兢兢，图惟化



理，唯恐有辜先帝付托。乃今遘疾弥笃，殆不能兴。夫生之有死，如昼之有夜，自古圣贤其孰能免？惟是维体得人，神器有主，朕即弃世，亦复何憾。皇太子聪明仁孝，令德天成，宜嗣皇帝位。其恪守祖宗成宪，讲学亲贤，节用爱人，以绵宗社无疆之祚。内外文武群臣协心辅佐，共保灵长，斯朕志毕矣。

其葬礼悉遵先帝遗制，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，毋禁音乐嫁娶。宗室亲王，藩屏是寄，不可辄离本国。各处镇守、巡抚、总兵等官，及都、布、按三司官员，严固封疆，安抚军民，不许擅离职守。闻丧之日，正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，进香遣官代行。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及各布政司，七品以下衙门，俱免进香。

诏谕中外，咸使闻之。”

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照遗诏的规定在进行着。从遗诏也可以看出穆宗的秉性与风格，他不要大事声张，不让宗室亲王来京治丧，不许封疆大吏擅离职守。他是在明朝历代皇帝中最不显眼的的一个，在位仅六年，只比惠帝（建文）、仁宗（洪熙）稍长一点，而无法与其他诸帝相比拟。他虽是一个平庸的皇帝，但也有自己的特色：清静、宽仁，所谓“清静合轨汉帝，宽仁比迹宋宗”。把他与汉文帝、宋太宗相提并论，未免有点溢美，不过清静宽仁倒是事实。他一上台，就一改先皇（明世宗）的苛政，“黜不经之祀，绝无名之狱，除烦苛，节浮冗，恤贫困，理冤滞，崇奖遗逸，汰斥险邪”。据说，他在裕王府时，厨师常烩制一道名菜——驴肠，令他爱不释口。即位以后，问明左右侍从，才知道是烩驴肠，颇为于心不忍，便下令光禄寺停止制作此菜。并对左右说明道理：“若尔，则光禄寺必日杀一驴，以备宣索，吾不忍也。”每逢岁时游娱行幸，光禄寺为供膳煞费苦心，必提前将各种菜单呈上，请旨裁定。穆宗总是选取最简单的方案，以示节俭。他是一个刚德内用，柔道外理型的帝王。在宫闱掖庭，他极严格，“周防慎察，严肃整齐，无敢出声”；而临朝理政，与大臣接触，则施以宽仁柔道。“臣庶廷谒，小不如仪，常假借宽宥左右近侍，未尝轻降词色”。



穆宗死后的第二天，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前往天寿山相度陵墓。九月十一日，穆宗的梓宫（棺材）起程运往昭陵。十七日，张居正前往昭陵，题写神主牌位。据张居正事后的报告，昭陵的玄宫，精固完美，有同神造，山川形势结聚环抱。九月十九日辰时，迁梓宫入皇堂，行题神主礼毕，穆宗遗体即奉安于献殿。未时，掩闭玄宫，葬礼完成。

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既有先帝付托，穆宗死后的第三天，即五月二十八日，内阁元辅高拱等就上了《劝进仪注》，希望皇太子早日即帝位，并拟就了登极的仪注，也就是穆宗临终前所说的“一应礼仪”。

五月三十日，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在会极门上表劝进。这个劝进表是“一应礼仪”的第一步。表文空洞却通篇充斥莫明其妙的深奥感，什么“伏以三灵协祐，衍历祚以弥昌；四海宅心，仰圣神之继作。传序所属，推戴均钦”；什么“龙髯已堕，徒瞻恋于臣民；燕翼惟勤，诞敷遗于后嗣”；什么“敬惟皇太子殿下，徇齐歧嶷，恭敬温文，日就月将，睿学聿隆”，“惟以承祧为重，固宗庙社稷之攸赖”云云。朱翊钧接到劝进表后，为了表示某种姿态，遵从某种礼仪，没有立即同意所请。他谕答道：“览所进笺，具见卿等忧国至意，顾于哀痛方切，维统之事，岂忍遽闻，所请不准”。

六月初一，天刚亮，有日蚀。百官们忙于穆宗丧事，哭临于思善门；哭临毕，又赴礼部行护日礼。官员们一律丧服：青服角带，停止鼓乐。礼毕后，仍各就各位，素经办事。

少顷，朱翊钧身穿缋服来到文华殿。文华殿在会极门东侧，是皇帝与大臣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，前殿匾额写道“绳愆纠谬”。他在这块匾下再次受到百官上表劝进。劝进表重复了上次的语句以外，强调“神器不可以无主，天位岂容于久虚”。朱翊钧看完后，召内阁辅臣入内，交谈片刻，即传谕：“卿等为宗社至计，言益淳切，披览之余，愈增哀痛，岂忍遽即大位，所请不允”。

六月二日，朱翊钧缋服至文华殿，百官第三次劝进。这次，他不再推辞了。阅毕笺文，召见内阁、五府、六部等官僚，稍作商议，传出谕旨：“卿等合词陈情至再至三，已悉忠恳。天位至重，诚难久虚，况遗命在躬，不敢固逊，勉从



文华殿

所请。”

六月初三，礼部遵旨呈上登极仪注。六月初十，皇太子朱翊钧正式举行即位典礼，宣布改明年为万历元年。这样，他就成了明朝第十三代皇帝，即明神宗。





第九章 穆宗朝身后之谜

一代贤后，抑郁终身

陈氏，北京通州（今北京通县）人，其父为国子监监生陈景行。明穆宗的皇后，后被追谥为：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。

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（戊午，公元1558年）九月，陈氏被选为裕王朱载堉继妃。陪着裕王度过了如履薄冰的八年。

明穆宗隆庆元年（丁卯，公元1567年）三月，陈氏被册立为皇后。其父授中城兵马指挥司指挥，后改授锦衣卫副千户，封固安伯。其父一向恭敬谨慎，遇到遣祀、册封诸典礼，事前一定斋式。在家告试诸子一定要退让，显然陈氏的品德跟其的培养教育分不开。陈皇后因多病无子，并不受穆宗宠爱。所以，得宠爱的李贵妃所生儿子被立为太子，善良的陈皇后并不嫉妒，还是平等的对待她。皇太子每天早晨到她的住所问安，她听到脚步声，总是很高兴，即便身体不适，也会强行起身。

明穆宗隆庆二年（戊辰，公元1568年），经过激烈的争夺帝位，三十岁才坐上皇位的穆宗开始沉湎酒色，他还为自己定了八个字：纵情欢乐，无为而治。陈氏微谏，穆宗非但不听，反而责令陈皇后迁居别宫。陈皇后见忠言获罪，羞愤交加而得了疾病。

明穆宗隆庆三年（己巳，公元1569年）正月，御史詹仰庇巡视皇城，遇医官从皇宫出来。医官透露宫内情况，说皇后居处别宫，病情十分沉重。詹仰庇随即上疏对穆宗说：“皇后是先帝为陛下所选，是宗庙、社稷之主，也是四方家人效法的榜样。现在皇后迁居别宫已近一年，以致抑郁成疾，皇上却从来不闻



不问，将来一旦传扬出去，岂不有损于皇帝的圣德，被天下的人讥讽吗？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让皇后回到中宫（坤宁宫）调养。”穆宗却说：“皇后侍朕多年，没有生子，最近又得了病，移居别宫，是为了有个安适的环境，以便养病。”给事中王之垣是个正直而认死理之人，他见皇上有搪塞之意，然后又疏说：“皇后是先帝为陛下选的，有关睢之德，抑郁成疾，已经不好了，反而说移到别的宫中，使她心情舒畅一下，难道有夫妻分离而心情舒畅的吗？”穆宗只得说：“皇后调节器理的稍有好转，就让她回本宫。”不难看出，穆宗为了自己纵欲方便，想方设法不让皇后回中宫。

明神宗万历元年（壬申，公元1572年），纵欲过度的穆宗死，其子朱翊钧继位，是为明神宗。他将嫡母陈皇后、亲母李贵妃皆尊为皇太后，对两人都十分孝敬。

明神宗万历六年（戊寅，公元1578年），神宗为陈太后加尊号为：“贞懿”。

明神宗万历十年（壬午，公元1582年），又加：“康静”。

明神宗万历二十四（丙申，公元1596年）七月十三日，陈皇后病故。神宗上尊谥为：“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”，葬昭陵。



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